



## 漠阳酥香

●李晓明

阳江,这座粤西滨海小城,它的年味是从鼻尖开始的。大街小巷的红福字、红灯笼下,人来人往,空气中弥漫着糖果的甜香、酥点的油香。但最诱人的,还是那炒米饼的香。

站在炒米饼的展柜前,机器生产的炒米饼花纹精美、口味繁多,但总觉得缺少一些滋味,没有木模上温润的“福”字纹路,没有炭火慢焙时那份耐心,更缺少那双布满裂痕却满含慈爱的手揉出的烟火味。

阳江炒米饼因香甜酥脆而闻名,阳江人也叫它“粉酥”,与佛山盲公饼、中山杏仁饼、西樵大饼并称为广东四大名饼。粉酥的制作工艺已被列入阳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选米、炒米、磨粉、和黄糖胶、制馅、印模、烘焙七道工序,依然被一群匠人坚守着。

这方朴实的米饼,是刻在漠阳儿女骨血里的季节印记。记忆中,年是外婆家天井里竹筐沙沙作响的声音开始的。晒干的糯米,一粒一粒都白得像雪,放进铁锅用火慢慢炒。外婆站在灶边,扬起锅铲轻轻搅动,米粒就发出滋滋的声音,逐渐染上了金黄色。香味一丝丝地散出

来,先是填满灶房,然后飘到天井,悄悄爬到邻居家的窗户上。不一会儿,三婆就带着自家的芝麻来了,二婶也挽着袖子问米是不是炒好了,巷子里的婶娘们都闻香而来。打粉酥从来不是一户人家的事情,而是整条巷子、整个村子的人一起酿造出的温情。

石磨缓慢转动,磨出略带粗粝的米粉,熬好的黄糖胶如金线般淋入,再加点猪油、撒上炒香的芝麻。外婆的手在粉堆里来回抄拌、揉搓,直到每一粒粉都变得油润。最讲究的部分,就是那个沉甸甸的梨木饼模子。填粉,压入花生椰丝馅料,再用光滑的羹匙蘸取清亮的鹅油,在表面仔细抹平、压实。木棍轻敲模边,啪的一声清脆声响,一个印有“福”字和梅花缠枝纹的粉酥就掉落在掌心。我常常趁机偷掐一小块粉团,未烤过的米甜在嘴里化开,外婆的嗔怒与眼角笑纹成了最好的调味品。

烘饼是最后的坚持。用草纸铺垫的大铁锅中,炭火需要保持“活”:既不能太猛烈,也不能熄灭,要用一整天的时间慢慢蒸发水分,把香味一层层地渗透到饼子里去。新出炉的粉酥装入米缸,余温会将

剩下的生涩捂成浓郁的酥香。这缸粉酥是正月待客时体面的象征,是走亲访友提着乡土人情的体现,也是我整个童年里对“甜”与“圆满”的全部理解。

非遗传承人莲姨把自家的老房子改成了一个非遗工坊。莲姨当上“大师傅”后,教给大家的不仅是手艺,还有火候中那份恰到好处的耐心。留守在家的婶娘们在这里找到了谋生的方式,她们手上的纹样是流水线所无法模仿的灵动。更让人惊喜的是,莲姨的女儿静婷带着回乡的年轻人回来,在直播设备前展示了莲姨稳当地脱模的一刻、炭火下她专注的面容,并把这些传到了远方的城市里。

他们也邀请游客一起体验这份美味。在非遗工坊里,城里来的父母带着孩子忙乱地把粉团塞进木模中,亲手敲出歪歪扭扭但是独一无二的“福”字的时候,惊喜的欢呼声就成了老屋中最动听的年节伴奏。一份手工炒米饼用麻绳绑好后送给别人,比任何名贵的纪念品都更让人珍惜。

炒米饼虽小,却承载着阳江人记忆中的乡愁,肩负起非遗传承的使命,也包含了乡村在时代中寻找自身定位的希望。

炭火渐渐熄灭,但还有余温。莲姨用粗布慢慢擦去梨木饼模上代代相传的痕迹,在“福”字纹路中留有时间沉积下的包浆。她把饼模交给刚做完直播的女儿,年轻人接过后手心一沉,心里也顿时一暖。

那一瞬,我突然领悟到:这方木模印出的不仅仅是米饼,它更代表了一个村庄从岁月中走来,一直保留着的那种深邃及温暖。这是手艺人的坚持,青年的回归,乡土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变的颜色与底气。这便是漠阳江边酥香的味道,它穿越百年烟火不散,在新时代的灶膛里,焙出了属于乡土的新暖意、新希冀、新年岁!

### 东园文学奖 征文选登

扫码查看  
征稿启事



## 校园的那片绿

●刘仙花

春日,与友人结伴,我来到湛江市工会干部学校(湛江市职工工业余学校)。一踏入校门,便被眼前的景致深深吸引。不曾想,在赤坎这片老城区里,竟有一所如此幽静雅致的校园。

南国的春天,来得格外早,校园里早已郁郁葱葱。放眼望去,红墙青瓦,绿树掩映,一尘不染。不知名的鸟儿,时而飞翔枝头,时而跳跃林间,时而低吟,时而引吭高歌,尽情地在春光里撒欢。

进门右侧,伫立着两株荔枝树:一棵是桂味,另一棵是黑叶。树干黝黑,树皮斑驳,迥劲苍虬。这两棵树都已有百余年树龄。我伸手轻拍树干,如同问候多年未见的故友。桂味荔枝果肉白而脆,清甜多汁,自带一缕桂花幽香;黑叶荔枝果肉蜡白软滑,清甜微香,风味醇厚,皆为岭南佳品。学校老师告诉我,这两棵老树每到盛夏便硕果累累。我抬头仰望繁茂的枝叶,虽尚未开花,却已让人憧憬起盛夏挂果时的热闹景象。

再往前走,右边是一棵白桑葚树。树干不过小腿粗细,惬意地斜倚着,分出两个枝丫,枝叶间缀着一颗颗桑葚,嫩果上覆着一层细细的绒毛,远远望去,倒似柳絮轻挂。红色桑葚常见,白色的倒是稀

罕,听闻果实入口极为鲜甜。只是时节尚早,我也只能站在树下,遥想那成熟时的滋味。

路的左边也立着几棵果树。其中一棵树干纤细,不似旁树那般茂盛。走近细看,原来是一棵番石榴,长得颇高,枝叶疏朗。这是湛江常见的果树,虽貌不惊人,果实却别有风味。树上已然挂果,个头有鹅蛋般大小。果肉或白或粉,散发着浓郁的清香。前方还有一棵引人注目的酸角树,枝繁叶茂。一阵风过,细密的叶子微微颤动,似乎泛起绿色的波纹。听老师讲述它的来历:多年前,学校一位老师赴云南学习,无意间拾得几粒种子,回来后便随手撒在校园里。不想竟生根发芽,历经数十载风雨,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。这位老师如今已然退休,而这棵酸角树留了下来,替他守望着这所倾注了心血的校园。

拾级而上,右边是一棵大叶榕,树皮平滑,叶片阔如手掌,新发的尚带嫩黄,先发的早已绿得油亮,在阳光下泛着莹莹光泽。再往前穿过教学楼,是一堵老围墙。围墙旁边,还有一幢上世纪的老房子。我颇感诧异,为何此处还留有这般老旧的房子。老师又介绍说,这是赤坎老城区的特

色,隔壁不远便是赤坎老街,已经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。这座老房子是早年华侨留下的,学校便一直帮着打理。工作人员在小护栏上摆了好些盆景,说这些盆景都是春节过后居民弃置街头的花盆,他们捡回来重新栽种,倒也有模有样。有的古拙苍劲,有的清雅别致,与这堵老墙相映成趣。

我们从围墙处折返,绕到教学楼后面。老围墙粉刷得整洁明亮,沿墙根栽了一溜儿盆栽,有竹子、兰花,还有各种小绿植。旁边一隅还种了蛤蒌叶,很是茂密。看似不经意,却又见别致,将这里点染成一条绿意盎然的走廊。饭堂时常用蛤蒌叶为学员们煮饭添香。老师和学员若是喜欢,也可随手采摘几片。这些花草都是老师们从各处搜罗而来,大家齐心协力栽种于此,悉心照料,既养眼又暖心。行至此处,我不禁深吸一口气——花香、叶香、果香隐隐而来,沁人心脾。我想,在这样的校园里,一定能静心向学,安然成长。

走出校门,我依依不舍地回望——校园中央,一面鲜艳的国旗正在春风中高扬飘扬。这一片绿荫,已然深深地镌刻在我心间。它让人相信,在这个春天里,一切都是那么地充满希望。



## 城市种花人

●苗云辉

晨光还未铺满街道  
他已俯身为草木梳头

剪刀轻轻落下  
修去杂乱,留下美好  
汗水滴进泥土  
开出一路芬芳

他从不邀功寻赏  
只默默打理着每一寸绿意

树因他挺拔  
花因他娇艳  
路因他整洁

我们走过满眼风景  
却很少注意  
这个把城市变温柔的人

